

大地深眸

张志华点了一下鼠标,3688亩地到手了。

搁以前,他想都不敢想。他是鄂州种粮户,订单在手,要在孝感云梦县包地,隔了150公里,没人脉、没地块、缺少信用支撑。更让他不敢想的是,地拿下来月余,农业银行100万元贷款到账了,银行认的是一块“屏”。

这块屏,是湖北推行农村产权交易“六统一”改革后,整合全省92家交易机构搭建的省级平台——武汉农村产权“汉交所”。过去找地靠熟人、找钱靠关系,现在靠鼠标。老张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。

2026年7月31日正午,云梦县曾店镇刘吴村。

热浪把高粱地烤得发脆,张志华拨开叶片钻进地里,双手拢住一束青穗,拇指食指一捻,浆汁沾手。“扬花期过了,正灌浆,再有个把月就能收割。”望着眼前连片高粱地,他心里那本账渐渐清晰:3688亩,亩产800斤,毛收入430万元,纯利过百万元。

“今年这一季,本钱全回来,银行贷款也能还上。”张志华今年50岁,合作社里的人都喊他“老张”。说这话时,他底气十足。而在半年前,他还为“地在哪里”“钱在哪里”愁得坐立不安。妻子守着鄂州老基地,电话里总问:“云梦那边,靠不靠谱?”

本版策划/李英波
统筹/贾蓓

老张『屏上』种地记

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李英波 邹卓然 实习生李垠 通讯员高伟 杨轩



“今年这一季,本钱全回来,银行贷款也能还上。”高粱地里的老张笑了。

2025年12月,冬闲时节,老张接到一个电话,又喜又愁。

四川一家老牌酒厂,要订1500吨高粱。

老张是荆门钟祥人,早年在天津做建筑工程,2024年回湖北,在鄂州拉起艳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。先试种了两三百亩水稻,后扩到600亩改种高粱。可1500吨高粱,按亩产800斤算,得3700多亩地。鄂州那600亩,远远不够。

喜的是订单砸头,愁的是——地在哪里?

他跑过几个地方,地块零散,散户对接难,价格谈不拢。异地找地,人生地不熟,跑断腿也摸不到门。那些天,他翻来覆去睡不着,妻子劝他:“不行就推了这单?”

“推了?以后谁还找你?”老张不甘心。

经人提醒,他点开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平台。这是湖北推行机构、平台、规则、流程、品种、监管“六统一”改革后,搭起的省级统一交易平台,也被称为“汉交所”。在土地挂牌板块,他一眼瞅中云梦县曾店镇刘吴村的地:3688亩,连片平整,起拍价“350元/年/亩”。

竟得土地那天,老张在田埂上坐了很久。可高兴不过一夜,这3688亩地总投入近300万元,光整理地块、挖排水沟就花去20多万元,账上还缺100多万元。

他跑了两家银行。信贷员直皱眉:异地经营,合作社成立才两年,没本地资产抵押。“顶多30万元信用贷款,再多真批不了。”

“找朋友借钱欠人情,我情愿给银行利息。”可他上哪儿找这100多万元?

王哲把情况反馈给了合作银行。“汉交所”跟多家银行有战略合作,平台上的交易数据,就是授信的“硬通

100万元到账那天,老张以为最难的坎儿都过了。直到播种机要进场,他才惊醒——3688亩高粱,合作社就3个人,累死也忙不过来。

他再次点开平台,进了“服务超市”,预约了本地播种机。可机器一进地,老张就蒙了:参数够不上高粱精量播种。高粱籽粒小,播深了不出苗,播浅了不保墒,误差得控制在厘米级。本地农机手挠挠头:“咱只会种水稻,没侍弄过高粱。”

老张急得满嘴起泡。播种窗口期不到十天,错过就是一季。老张咬咬牙,向平台求援:“高粱精量播种,越快越好。”

平台很快对接到县城外2台专用播种机。两天后,机器轰隆隆开进刘吴村。机手是个河南汉子,也是通过平台接的单。两人站在田埂上聊开了。

地在哪里?

“面积、起拍价、位置、权属信息……”屏上写得清清楚楚。“可老张还是不踏实,他驱车150余公里,直奔刘吴村。

站在田埂上,他心里打鼓:肥力咋样?排水通不通?村民排不排外?他绕着地块走了三圈,发现西南角有一片低洼地,一下雨准积水。他正犯嘀咕,迎面遇上57岁的村民张耀明,扛着锄头巡田。两人蹲在田埂上,聊了起来。

“这地以前是各家各户的碎田,种糯稻,年成好一亩挣个四五百元,年成差连口粮都保不住。”张耀明告诉老张,去年,湖北农业发展集团(以下简称湖北农发)进村,把村里大部分地流转过去,推土机进场,碎田埂、平高低,“小田变大田”。“我家6.5亩地也流转了,一年租金2275元,比自己种强,不用担风险。”张耀明说,除了收租金,他还能就近打零工,田间管护,家门口就能挣现钱。

老张这才知道,这块地刚经历了一场“变形记”。

刘吴村15个自然湾,近900户、3800多人,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,不少地块因缺乏劳力而闲置。湖北农发以每亩每年350元从村民手里集

钱从哪里来?

货”。

银行客户经理起初没松口。他跟着王哲实地看了地块,登录平台,鼠标一点——老张的全套交易记录跃然屏上:流转了多少亩、竞价过程、交易鉴证、合同存证,一目了然。

“光看数据,银行方还是没底。”王哲坦言,真正让银行敢放的,是平台兜的底——省农担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,万一还不上,农担先代偿;保险公司保自然灾害减产,天灾不亏本金;天上还有卫星遥感盯着,高粱长势、土地利用状态实时回传,贷后检查不用光靠人跑。

“土地经营权抵押改革仍在扩面

地谁来种?

“我以前在天津盖楼,现在回湖北种地。”

“我以前在外地打工,现在开农机到处跑。”

两个“外乡人”,因为一块屏,在刘吴村的地里相遇。老张感慨:“这也是缘分。”

立夏,高粱苗长势旺盛。老张又通过平台约了无人机飞防。“搁以前,人生地不熟,只能瞎瞪眼。现在上平台,手指一点,服务上门。”他说。

6月下旬,云梦暴雨倾盆。好在老张前期敢投入,排水沟修得到位,3000多亩高粱地安然无恙。

合作社虽与酒厂签了意向订单,但价格条款约定“随行就市”,收购方若压价,种植户仍可能陷入被动。老张留了后手:如果酒厂那边掉链子,他就走平台

中流转了3688亩。湖北农发农事服务供应链有限公司农事服务部部长王姝说,“拿地”是为了完善供应链,地块整治后挂到平台上,交给有实力的种植大户经营,公司向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农事服务。

挂平台,须先得村民同意。“如果租给外地人,跑了咋办?租金找谁要?”起初,70多岁的刘老汉直摇头。村支书张双明把规则掰碎了讲:租金由平台直付村集体账户;合同电子存证、全程留痕;挂到网上,受众广,能引来更有实力的老板,湖北农发还兜底。三轮议事会下来,刘老汉最先签字。

“地是看上了,可我是外地的,心里没底。搁以前,这事哪轮得到外乡人?”老张仍存疑虑。

“现在不一样了,”武汉农交所孝感分中心负责人王哲说,“平台公开竞价,价高者得,不问来路,规则全省统一,流程透明,谁都能参与。”

老张心里踏实了。2026年3月初,惊蛰刚过,他在电脑上报名、交保证金、竞拍,以起拍价拿下。从点开平台到竞得土地,不过数日。

提速,平台以“数据+担保+保险”构建多重信用支撑,让银行敢放贷。”王哲说。老张在一旁听得半懂不懂,但他听明白了两件事:自己的“信用”被数据化了,跨境也能识别、授信。

不到半月,农业银行云梦支行100万元贷款获批,4月18日,谷雨前两天,贷款到账,正赶上播种的节骨眼。那天,老张走在村里,见人就递烟,话也稠了。

贷款期限3年,老张盘算着9月收割后提前还清。“还了这笔,银行说了,明年能贷300万元。”

从“找地”到“找钱”,老张靠的是同一块屏。

出货。平台对接了多家国有企业和央企收购商,价格不一定最高,但不愁卖。

老张从接单、找地、找钱到播种,前后不过4个月。平台串起了种植链条。

当老张在刘吴村挥汗如雨时,近百公里外的武汉农交所大厅,那块占据整面墙的大屏,实时刷新着交易数据。8月10日上午11:45,老张竞得地块的标记,正随全省农村57695宗交易汇聚的数字闪烁。而就在12天前,随着黄梅县

一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闲置厂房落槌成交,“汉交所”年度交易额仅用不到8个月就破百亿,实现历史性跨越。

从“找熟人”到“点鼠标”,变的不是土地,是人与土地重新连接的方式。再过个把月,“老张‘屏上’种地记”将迎来丰收章节。

记者手记

屏上屏外

采访快结束时,老张掏出手机,点开平台,输入“曾店镇及周边,1000至2000亩”,几宗地块信息滑过屏幕。他眯着眼看了几秒,锁屏,揣兜兜里。

“还看?”我问。

“看看又不花钱,”他笑,“但看归看,点下去,又是另一回事。”他说,明年还想再扩一千亩。

这话,看似不经意,却让我心里一动。

从鄂州到云梦,150公里。过去是熟人托熟人、关系找关系才能跨过的门槛,如今是一块屏、一次次点击就能抹平的距离。

2025年9月,省政府推行“六统一”改革,相当于给全省农村产权交易装了一套通用“操作系统”。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总经济师王湛说,这套机制的目标就是实现“全省一张屏”,资产信息互联互通,交易全程线上留痕,过去的私下交易、人情价、内部分被堵死。

“屏”的本质,是信息的透明与交易的便捷。它让老张在鄂州就能“看”到云梦的地块,让银行经理隔着屏幕就能阅他的交易记录,让河南的机手隔着省界就能接到刘吴村的订单。它打破了信息壁垒,压缩了交易成本,把过去靠人情、靠关系才能撬动的资源,变成了一次点击就能对接的市场。

但真正让银行敢把100万元贷给异地经营、成立才两年的外地合作社的,是省农担公司的担保,是保险公司的兜底,是卫星遥感对地块的实时监测。

“屏”解决的是信息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,而“屏外”的担保、保险、基层治理,才是让“屏”真正管用的底座。没有这些底座,屏只是一块发光的玻璃;有了这些底座,屏才成了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桥梁。

“汉交所”平台年交易规模从前年57亿元到去年87亿元,再到今年7月破百亿元。数字亮眼,但数字背后,村民明年租金能否按时到账,平台正探索履约保险来托底;地租波动如何稳在合理区间,价格指数正在编制;偏远山区的细碎地块能否享受“屏上平等”,还需线下服务下沉到村湾。

“全省一张屏”回答的是“有没有”。而“好不好”,答案不在屏上,在屏外——在老张长期敢不敢投入修挖排水沟,在银行信贷员能不能放心放贷,在刘老汉从“直摇头”到“最先签字”的三轮议事里,也在老张点击竞地之前,那绕着地块走三圈的谨慎里。

屏上缩短的是距离,屏外丈量的是人心和土地的交情。

(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)